

嘉兴地区两种府级诗歌总集序跋辑校

朱则杰¹

(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58)

【摘要】 嘉兴地区两种府级诗歌总集《携李诗系》初编、《续携李诗系》, 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。辑录整理两书的序跋, 对于了解两书, 助力《嘉兴文献丛书》编纂项目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
【关键词】 嘉兴 诗歌总集 序跋 辑校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7. 227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: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 1671—3079(2021)02—0052—07

嘉兴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重镇, 各种传世文献极其丰富。《嘉兴文献丛书》编纂项目启动于 2018 年, 计划用 5 年左右时间出版嘉兴文献典籍 300 册。想起拙编《清诗总集序跋汇编》稿内有多种清代(包括兼收历代者)嘉兴府县乃至镇村一级的诗歌总集序跋, 其中《携李诗系》初编、《续携李诗系》这两种府级诗歌总集, 《嘉兴文献丛书》势在必收, 有关序跋正可以提供参考。考虑到拙编正式出版(凤凰出版社)还需要一段时间, 所以现在先把有关序跋发表在这里。另外, 拙编作为一种资料性著作, 在体例上也有不少自身的特点。例如, 序跋的正文, 凡是分页处都插入页码, 并且具体到 a 或 b 面; 如果是影印本, 还同时插入底本原有的页码(带有 a 或 b 者)和影印本新添的页码(两种页码这次用分号隔开), 以便于读者核对。其他如各篇序跋以及凡例各款, 都分别添加序号; 旧历年份, 遵循年号纪年、干支纪年、公元纪年三者并出的原则, 缺者一般予以补足, 这些也都是为了日后读者使用更加方便。这次除了按照期刊格式对页码及其他征引文献做过处理以外, 总体上保持原样, 一方面当作示例, 另一方面也希望提前听取读者的意见, 特别是关于序跋文字的标点和校勘。

第一种:《携李诗系》初编

四十二卷。沈季友辑,《历代地方诗文集汇编》第 185-190 册, 影印康熙四十九年(1710)庚寅敦素堂刻本。(下录均见第 185 册)

一、金南瑛“序”^{[1]1-3}

天高地迥, 大有人文; 泽媚山辉, 长留风雅。是以岭南、西蜀, 供采摭于遐荒; 金华、赤城, 播讴吟于下邑。杂卉酿而为蜜, 残翠集以成裘。况乎西浙名区, 嘉禾绣壤。唐宣宗龙潜之地, 淡沲风光; 宋寿皇电绕之邦, 扶舆形胜。伊周经术, 接奏议于宣公; 濂洛儒宗, 仰传贻于辅子。梅花冢上, 高节千秋; 五云传中, 蛾眉绝代。其他韵士, 间亦卜居。倘曰诗家, 数难更仆。然而襟连苕水, 犹虚掌故之编; 履接阊亭, 未备献征之录。雕虫挥麈, 只属琐言; 花史酒歌, 徒供漫戏。石田之《英华》具在, 乃弃古而收今; 尚宝之詮次虽勤, 亦挂一而漏十。遂使《鸳湖》百绝, 难追铁笛《西湖》; “爰社”千篇, 不敌云间“几社”。岂非艺林之阙事, 而梓里之^{[1]1a:1}大惭欤! 乃有青箱贵胄、锦轴才人, 巨眼观诗, 胜情论世。自汉元光而降, 阅残无算之年; 由于散骑以来, 搜尽出群之辈。华阳逸句, 再揭藤笺; 梅屋清言, 重挥宝砚。合溪丛桂, 不斥琐尾愁吟; “惊隐”《岁寒》, 半录黍

¹作者简介: 朱则杰(1956-), 男, 浙江永嘉人,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诗歌。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(14ZDB076);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(1874)

离变雅。他若霏霏玉屑，白足黄冠；艳艳管彤，闺贞林秀。疑仙疑鬼，幻或甚于啖车；亦谚亦谣，博可助夫壘瓦。既经持择，有字皆香；偶荷品题，无人不俊。元遗山《中州》之集，金曰近之；钱蒙叟《列朝》之诗，瞠乎后矣。嗟乎！李贺之呕心书纸，辄弃溷中；唐球之捻稿为圆，空沉瓢底。沧浪迁客，险致失传；秘演高僧，懒不自惜。火燎假庵之旧什，鼠啮槐堂之新篇。天亦忌其孤芳，人或憎夫大雅。不加排纂，奚自表扬？^{[1]1b:2}必待雕镌，庶垂久远。仆也拙性违今，希心鉴古。顾有堵而陆有宅，远想风流；鹤在庐而龙在湫，近崇节概。维桑必敬，忍使金玉销沉？是石可攻，得免虎鱼错杂。曩时握槊，夸尘寰未见之书；此日悬门，信名山不朽之业。固已序超玄晏，群推重夫史公；如其评续汝南，尚印须于我友。时康熙四十有九年，岁在上章摄提格[庚寅，1710]，嘉平望日，当湖后学金南瑛拜序。^{[1]2a:3}

二、朱彝尊“序”^{[1]5-6}

比来索居长水，编辑有明一代诗。陆子聚缙过醢舫，贻示南疑沈君《携李诗系》。其于逸民、寓公，方外、闺秀，搜罗甚备，余颇得什一之助。宋元而上，以迄今代，诗人间有阙略，即偕聚缙手钞补入，越三月而卒业。噫嘻！是足以竟南疑志矣。夫《诗》十五国风，非孤臣悲愤之作，即羁客、寡女愁苦之吟；其诵美君公大夫者，《淇澳》《终南》《羔裘》《鸣鸠》，特寥寥散见耳。后之称诗者，动曰“七子”“八家”，推崇轩冕，而忽意于山林闲旷，毋乃与风人之旨适相刺谬也欤？南疑是书，汲汲乎表微阐幽；若其势利熏心，纵言有可采，挥斥不遗余力。或者以为持择过严，而不知是书之足以行远传世，正在乎此。且其间忠节孝义之事，森^{[1]1a:5}然牖列；山川古迹、土风物产，摭摭靡遗，虽曰一郡诗林，是又千秋文献资也。嗟乎！作述之难，古今三叹。往者蒋布衣之翘所辑《携李诗乘》，其卷帙之富，什倍朱翰《英华》；尝从雁川访求之，其身甫歿，而遗稿也化为蛛丝蟬粉。他若刘常《武原集》、徐赞宸之《海谷遗风》，一时转相抄撮，流布未广；洊经岁月，亦凡几有失传之虑。南疑负才早世，荏苒十余年矣，同里夏声金子乃能锐意校讎，付剞劂氏，以永其传，谓非时贤所难欤？余老而好事，窃谓我郡数千百年渊涵蕴蓄而待发者，在此一书；爰缀数语，以促其成，及吾且[目]得周览之也。时康熙己丑[四十八年，1709]夏四月中浣，秀水朱彝尊撰。^{[1]1b:6}

则杰按：此序王利民、胡愚等已据以辑入朱彝尊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》卷五^[3]。

三、陆奎勋“征刻携李诗系续编启”^{[1]7-8}

携李自宋庆死(元)后，聿称文献之邦。乃朱汉翔所选《英华》，不越有明一代诗；戚尚宝希仲《往哲列传》，虽表微阐幽，顾亦嫌其挂漏。南疑沈三兄，向有《携李诗系》选本，由汉魏六代以迄国朝，乡达寓公、方外闺秀、仙鬼谣谚，搜辑靡遗，且人各立传，考覈详而品鹭当，洵足以夸艺林之荟萃，供^{[1]1a:5}轩之采摭矣。东表三甥，久藏篋衍。近得金子夏声校讎亥豕之讹，镌版行世。窃念戊寅[康熙三十七年，1698]距今，岁历一纪，诗老之游道山者指不胜屈；有其始之，莫或终之，大惧阙于表彰，无以昭美备之观，拟仿前例，选定“续编”。诸君子惠而好我，凡刻集、写本，与夫家传、墓志，所望即^{[1]1a:7}赐观览。其或谊非亲故，著作可传，亦所(祈)加意搜罗，钞撮邮示。夫爱古而薄今，贵远而弃近，浅夫陋见，高明者之所刺讥也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又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型。”持此鄙怀，以质诸夫大雅，其尚有访善咨周，从而挽推欣助者欤？时康熙己丑[四十八年，1709]涂月，平湖陆奎勋拜启。^{[1]1b:8}

则杰按：此启又载陆奎勋《陆堂文集》卷十一^[4]；除删去末尾署款之外，其他文字亦略有出入。

又，此启所说“携李诗系续编”，与后来胡昌基所辑《续携李诗系》无涉(参见该种)。

四、沈季友“凡例”^{[1]9-12}

一[一]是集名《携李诗系》，明其为一方之言也。于姓氏下，叙列小传，纪其一生梗概。自忠孝节义、文章理学之家，以及高人奇士，莫不备具。使千百年后读之，论人可以知世。且于题咏之下，考据邑史，附注其山川古迹、土风物产，俾开卷者得其地之胜观，盖咏歌之中而寓纪载之意焉。

一[二]我郡自严夫子以来，骚雅代不乏人。余闲居之日，尝叹乡贤著作，殆将芜没；不揆固陋，有志纂辑。其在五季三唐者，如顾野王、邱为、顾况、陆贽辈，寥寥数家之书，久已行世。降而宋元，虽去今尚近，然为耳食者所^{[1]1a:9}弃；残编断简，其仅存者什不得一。余订是集，五更寒燠，乃无挂漏。次及有明三百年，一郡文献，采录靡遗。而当代诗人，其已辞世者，亦得附焉。虽曰妄作，实出苦心。

一[三]是集所重在诗，而实兼论人，是以有去取而无褒讥。故有借诗以存其人者，姑不深论其工拙；其或生平不免遗议者，苟非惊才绝调，不敢入集。要以发潜德之幽光，诂敢以删润而希作者？知我罪我，听之而已。

一[四]集中无论缙绅、韦布，闺秀、方外，或土著或流寓，凡有诗可传者皆录之。其或征索数四，而瑶章未锡，俱不敢混入贗作。^{[1]1b:10}

一[五]史体撰传，俱称名，从古也。曩辑《柘上遗诗》，概以“公”称，意取顺时而已。是集虽于前辈达尊，不讳其名；窃比史传之例，庶免贡谏之讥。

一[六]从遗文征往迹，传或未真；凡所胪载，岂皆契合？第志在表彰，法难刻覈；一言一行，即是楷模，识者幸毋以滥收为诮。

一[七]《携李英华》一书，景泰间朱翰选刻，其所存者未尽驯雅。而《成都诗钞》有贝琼父子，《历下诗删》有姚绶、李孟璿，《列朝诗集》有怀说、姚纶、屠应埈诸家，兹集搜罗毕尽，庶云大全。

一[八]是集既成，将有古杭、姑苏、苕溪、云间四郡之选，事属^{[1]2a:11}千秋，非迂非琐，仰唯速惠瑶华，以慰饥渴。

康熙三十六年丁丑[1697]涂月，平湖沈季友南疑识。^{[1]2b:12}

【附录一】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集部总集类之五^[5]

携李诗系四十二卷(浙江巡抚采进本)

国朝沈季友撰。季友有《学古堂诗集》，已著录。是编辑嘉兴一郡之诗，自汉晋以迄本朝。凡缙绅、韦布，闺秀、方外，土著、流寓，有吟咏传世者皆录之，而以仙鬼、题咏、谣谚附焉。姓氏之下，又各为小传，略叙梗概。其山川古迹、土风物产，亦间加附注，以备考据。初，明景泰中，嘉兴朱翰尝次涂洪、永以来郡人之诗为《携李英华》一书，所收不尽雅驯。崇祯末，秀水蒋之翘复续为《携李诗乘》，其卷帙之富，什倍《英华》，而遗稿散佚，遂无传本。季友此书踵二家之后，而更加详博。残章剩句，搜访靡遗。摭摭之勤，殊为不苟。其间若赵孟坚小传，沿《山房随笔》之误，以为卒于元时；吴镇没于至正间，与杨璉真伽时代迥不相及，而谓杨发诸坟，不及镇墓，此类皆为疏于考核。然其甄综颇备，一乡文献，亦有借以足征焉。

则杰按：关于此条末尾所说宋人赵孟坚，胡玉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卷五十八^[6]、杨武泉《四库全书总目辨误》(不分卷)^[7]均有考辨。

【附录二】法式善《陶庐杂录》卷三(原标第四十则)^[8]

《携李诗系》四十二卷，平湖沈季友编其一郡之诗，前有朱彝尊、金南英(璩)二序。一卷汉、晋、隋、唐、五代，二、三卷宋，四、五、六卷元，七卷至二十二卷明，二十三卷至二十九卷国朝，三十卷至三十三卷方外，三十四、三十五卷闺秀，三十六卷仙鬼，三十七卷至四十一卷题咏，四十二卷谣谚。去取精当，辑录家最善之本。

第二种：《续携李诗系》

四十卷。胡昌基辑，宣统三年辛亥(1911)刻本。(浙江大学图书馆藏)

一、徐士芬“续携李诗系序”^{[2]1a-b}

吾邑沈南疑明经辑《携李诗系》四十二卷，自汉以来，一郡之诗略备。然是书成于康熙三十六年[丁丑，1697]，其采国朝诗只七卷。陆陆堂太史拟续之，尝为文以征诗；时才闋一纪耳，而云“诗老下世者多，惟阙于表彰是惧”。迄今又百余年，诗人辈出。康熙己未[十八年，1679]、乾隆丙辰[元年，1736]，国家两举鸿博科，吾郡与选者、膺荐者先后凡若干人；其他“大、小雅”之材，亦蒸蒸日上，蔚为国华。然网罗非易易事，故如陆堂之有志者，虽不一其人，而卒未有成书。同里胡云伧先生惧其湮没，悉心搜访，得三十九卷。或以诗存人，或以人存诗，大旨与前书同。其以科目人居^{[2]1a}先，兼载诗评、诗话，诸例与前编异。而顺治以后、前编所遗者，亦补之。先是，先生长子瘦山，实任搜访之役。瘦山歿，次子东井继之。今东井又歿，先生年逾八十，病矐十余年，今忽重开，因得卒其业，安知非天欲存之而默相之欤？前编已采入《四库》；是编行将备天禄石渠之著录，则所关者岂一郡文献云尔哉？平湖徐士芬序。^{[2]1b}

则杰按：此序称全书“三十九卷”，乃指稿本，详下金兆蕃“后序”。

二、沈曾植“续携李诗系序”^{[2]1a-3a}

昔余读宋人所编郡县总集，若《会稽掇英》《成都文类》之属，大都详题咏而略于文献。深山石刻、荒冢断碑、祠坛园馆之风物，各得借搜辑以长存；而州郡先贤抱质怀文，发为辞章，足以表故家旧俗、流风善政之盛衰，咏志颂见，厚伦而美化者，专家之集、耆旧之篇，或任其放逸，靡所借以考溯焉。彼固循唐世以来图经地记旧例为之，抑准《诗》列“国风”《七略》序诗别“吴楚汝南”“燕代”“齐郑”“淮南”之旨以论之，潜德不彰，国闻靡绪，不已阙乎？自南宋林咏道《天台集》，专辑一郡诗文；元汪泽民《宛陵群英集》，专辑一郡之诗，而后州郡总集之体，网罗限断，完然成^{[2]1a}备。有明以来，作者继起。在吾郡，则朱石田之《携李英华》、蒋楚稚之《携李诗乘》，各有成书，而未能行远。惟国初沈季友先生之《携李诗系》，雕版流传，录登《四库》，为一邦先哲诗山，足以资考献征文之助。踵之而作者，纪以县，则有若《海谷遗风》《魏塘诗陈》《桐溪遗诗》；纪以乡镇，则有若《梅里诗辑》《濮川诗钞》《新溪诗钞》，皆准其体例为之。而平湖胡云伧先生，复有《续携李诗系》之作。沈氏所辑，起前汉以迄国初，为卷四十有二，著录一千九百余家。胡氏所辑，起国初以迄嘉庆，为卷四十，著录亦一千九百余家。自搢绅耆德、显学名家，荒江老屋之幽光、禅林闺檐之逸响，擢英摛逸，幽隐不遗。呜呼！备矣。吾禾^{[2]1b}县邑起春秋，州于晋，府于南宋。控吴引越，实乐且訏。诗道自先唐邱、顾以来，南宋坛坫属寓公。元、明之交，徐、鲍、贝、程，名流辈起。厥后虽鲜大家，而相质披文，音和且平，亦不诡随于当时风气。以迄我朝，竹垞老人综唐宋之大成，建标海内，坛宇崇闳；蒋石宗伯以渊才邃学继之，事博趣昭，溯源弥广。同时并起者，前者若曹、彭、“三李”，后若柘坡、丁辛，其人皆旷代逸才，在他方足以雄长群伦，而在我郡乃附翼同条，若骖之靳。承学之士，人自得师；本其乡闾所诵习，出而应世，往往不祈胜人，而人自有不能胜者。吾郡文学之盛，近二百年，盖前古所未有。学者或日用不知，抑不可不诵其本末，诏我后生，勿愆勿^{[2]2a}忘，保之勿坠者也。胡氏萃毕生之力，成此一书，藏弃于家，未能行世；中更兵火，幸未毁伤。葛词蔚比部得其稿本，亟谋所以传诸久远者。醪资未充，倾囊先事。劳玉初学使、金钱孙太守助之，顾谓曾植宜为叙纪。余尝循班、酈“三江”旧说，诊寻地防，自战国春秋以追禹迹，吾郡盖实为南江流浹覆被之都。先秦二县，长水播具区，而武原朝东海，鱼盐蟹稻，观游舟楫；东山之府，媲美海隅。汉后海远淟湮，原隰乃益增饶衍。王武子所谓“其地坦而平，其水澹以清，其人廉且贞”、常璩所谓“士多仁孝，女性贞专，称为士大夫之郡”者，吾郡近之。户口蕃息，著于唐；而文章炳蔚，盛于宋。元、明以降，世进代昌。及咸丰庚[庚申，十年，1860]、辛[辛酉，十一年，1861]^{[2]2b}之际，隳于兵劫耗矣。中兴元气，逾久未苏。近且有废除府制之议，解纽驰纲，易视改听；自今伊始，我服畴食德之士民，其且随政令以转移，急功近名，以同风于都省乎？其或眩见闻之靡丽，去故即新，而同流于异地乎？其终能葆其旧俗，操其土音，安安而不迁乎？夫审音知乐者、表微而明乎得失之迹者，怀其旧俗。词蔚勤勤刻此书于今日，可谓难能。顾余乃闵然兴念于发策谛题之际，思其地，思其系，后有达者，宁无谓乎？宣统三年，岁在辛亥[1911]，

姚埭老民沈曾植序。^{[2]3a}

则杰按：此序本师钱仲联先生已据以辑入《沈曾植海日楼佚序(上)》^[9]。

三、劳乃宣“续携李诗系序”^{[2]1a-2a}

宣统庚戌[二年, 1910], 余官京师, 葛君词蔚议醵刻平湖胡云伧先生所辑《续携李诗系》, 同人赞其成。辛亥[宣统三年, 1911], 余出任江宁学使, 词蔚携书来, 刻于金陵, 余与金君箴孙共董其役。是秋, 余复以事入都。甫行而南方乱作。未几, 金陵不守。遥计是书刻方未竣, 未知其存亡何如, 念之不去怀。国变后, 遁居涑水之野, 箴孙书来, 言稿本经乱, 散佚四卷, 幸原本尚存, 补录付刻, 与词蔚赓续经营, 已将毕工, 属为之序。呜呼! 是编托始于康熙己未[十八年, 1679]鸿博一科, 上溯顺治, 下逮乾、嘉, 成于嘉庆丁丑[二十二年, 1817]。其间, 吾乡人文蔚起, 名公宗匠后先相望, 下及闺秀、方外, 作者如林, 正一代全盛之^{[2]1a}会也。今未百年, 而陵谷变迁, 已成异代。吾辈今日读之, 何异黍离之大夫读“二南”“雅”“颂”之篇乎? 忆在金陵与箴孙商榷刻事, 时相过从讨论, 方冀剞劂告成, 相与咏歌, 以张其事; 不谓书成而已丁今日之世也, 不亦悲哉! 余去金陵时, 学廨尚存有书帙。城陷, 廨为兵据, 有人见其以书笥饲马, 地上书厚尺许, 杂以马粪。此书竟未罹斯劫, 亦云幸矣。相传咸丰间, 粤寇陷平湖之前一日, 云伧先生之裔孙秋潭检视书籍, 见此书内有两蠹鱼极巨, 恐被蚀, 曝诸庭。明午贼至, 诸书仓卒不及携, 亟以此稿纳诸行篋以行, 因而未失。噫! 再遭兵燹, 再得幸存, 岂书之存亡显晦, 果有数耶? 抑众作者精神所寄, 固有不能^{[2]1b}磨灭者在耶? 原书编辑源流与体例, 各详原序, 例不具述; 述刻成之颠末如此, 俾后世知是编克永其传之非易, 而词蔚之功为不可没也。壬子[民国元年, 1912]夏五月, 桐乡劳乃宣序。^{[2]2a}

四、朱福诜“续携李诗系序”^{[2]1a-2a}

尝读竹垞先生为沈氏南疑所辑《携李诗系》序, 言病世之称诗者, 推崇台阁而忽意于山林闲旷, 谓沈氏斯编, 表微阐幽, 挥斥势利, 其不可及正在于此。窃意先生固非不遇之士, 而乃为此言, 殆晚年有所寄慨而然欤? 今观云伧胡氏续辑《携李诗系》, 即以鸿博诸先生冠首, 至嘉庆季年而止。其间, 多大雅宏达之彦, 入承明著作之庭, 雍容揄扬, 著于后嗣。其序次先后, 悉以科名为断, 疑其用意与沈氏特异。然当康熙时举行词科, 亭林有诗云: “时情尊笔札, 吾道失弦歌。”亭林氏为前朝遗民, 宜其挥斥及此。余以为金源氏入主中国, 壤地之广狭、年祚^{[2]1a}之修短, 不及有清远甚; 然大定、明昌间, 声明文物之盛, 后世莫能废之。况清康、雍、乾、嘉四朝, 即以吾禾一郡人文之盛, 视黄山、黄华诸人, 已远过之; 世之论诗者, 必不能执先生之言以相绳也。慨自道、咸以降, “《小雅》尽缺, 四夷交侵”, 不独闾巷失职之士自言其伤, 即通籍于朝者, 贾生痛哭, 屈子行吟, 忧伤憔悴之音往往而作; 变风、变雅, 固乎其时。后之人或赓续胡氏而辑为一编, 不知后之读者, 其于竹垞先生之所寄慨, 当复何如也。余弱冠后, 以拔萃入都, 即与同年张君公束、沈君蒙叔议胡氏《诗系》。迄今几五十年, 始得葛子词蔚为之校定付梓。中更乱离, 盖几失之; 卒获保存流布, 亦云幸矣。昔沈氏前^{[2]1b}编为之刊布者, 同里金氏夏声; 今胡氏兹编为之刊布者, 亦同里葛氏词蔚。斯则郡邑艺文之流传, 与夫作者英灵之所寄托, 各有缘契, 非偶然也。癸丑[民国二年, 1913]夏四月中浣, 海盐朱福诜谨序。^{[2]2a}

五、胡昌基“凡例”^{[2]1a-2b}

[一]《诗系》前编, 上自周、秦, 下逮元、明, 至我朝康熙而止, 遥遥三千载, 汇成巨观, 夔乎尚矣。是编志在续纂, 而彼此分画岂能截然? 爰托始于康熙己未[十八年, 1679]鸿博一科。盖是科虽仿唐制, 实亘古旷典, 我郡与选者四人, 于此见昭代之文治跨越前朝也。其余有、无科目诸人, 仍从顺治初起, 既以全一代冠冕, 且以补前编之漏。

[二]前编于每人姓名上署一字号及官爵, 如“严夫子”“干散骑”之类, 虽仿元遗山《中州集》例, 然未免近赘, 且多牵率。是编概为削去, 其较著者或注于姓名之下。^{[2]1a}

[三]前编人立小传，或洋洋千百言，次亦不下数百字。窃意其人之德业闻望彪炳一代者，将来自有国史传信；其名在一乡一邑者，或已见志乘，毋容缘饰。是编兼仿朱太史《明史[诗]综》例，仅书爵里撰述，间附轶事一二，以志梗概，亦足备征文考献之一助。

[四]前编于诗后，详注山川古迹、风俗土物，以备一郡掌故。是编于纤悉隐僻者务为考证，余不多赘，以郡邑志已详载故也。

[五]诗评、诗话，所以证明原诗，断不可少。是编博采而约取之，详明原书或某人云，不敢掠美。间述旧闻私见，概以“石濂山房诗话”命名。^{[2]1b}

[六]是编或以人存诗，或以诗存人，大要以阐微表幽为主。其有鸿儒硕学、超前轶后者，自有专集行世，故所收较略，亦王荆公选唐诗不载李、杜之意。

[七]是编分门别类，以每朝有科目者居先，而无科目者略按时代并厕于后。其间稍有参差，固所不免。其闺秀、方外、流寓，各为一门。若谣谚、仙鬼，历年未久，不敢滥登。

[八]前编以朱翰《携李英华》、蒋之翘《携李诗乘》为权舆，故最为详备。自南疑先生后，如陆陆堂太史、王谷原比部、诸草庐宫赞、曹种梅广文、沈双湖铨部、张端门明经、杨蘋香进士，皆有志续纂。或以见闻限，或以工费^{[2]2a}巨，迁延岁月，迄无成书。基留心搜访，历有年所。各邑征求，大儿金题实任其劳，不幸溘先朝露。恐此事遂废，爰命幼儿金胜克期藏事。其搜罗荟萃，均借友朋之助；另刊参订姓氏于左，以志雅谊。嘉庆二十有二年丁丑[1817]涂月，平湖胡昌基云伧识。^{[2]2b}

六、金兆蕃“后序”^{[2]1a-3a}

昔在景泰中，嘉兴朱氏翰辑《携李英华》；崇祯末，秀水蒋氏之翘复续为《携李诗乘》。自沈南疑先生《携李诗系》出，二书皆不传。沈先生书，起汉、晋，迄顺、康间，一乡文献，甄综详备。自后陆陆堂、王谷原、诸襄七、曹种梅、沈双湖、张端门、杨蘋香诸先生皆有意续辑。至嘉庆中，胡云伧先生始克承诸先生绪论，勒成斯编，上继沈先生书，下逮乾隆之季，都三十九卷。胡先生成书时已大耋，二子瘦山、东井两先生皆前卒，未及授剞劂。原稿藏于家，副本有三：其一不知谁氏所录。道、咸之际，孙次公先生尝为勘订。同、光间，在善化许雪门太守所。太守典吾郡最久，颇提倡风雅，尝别钞郡人诗三百八十家，若欲有所增删而未就^{[2]1a}者。高升伯丈故为太守客，得此书，谋于葛煜珊丈，挟以至都门。钱恭勤、徐忠愍诸公，皆许以赏。葛丈旋下世，未集事，高丈以书归张闻惺丈。张丈补书中有录无诗者数家，又采诸家评论，佐诗话所未及，用力甚勤。其一为许壬伯丈钞本。潘峰琴学士师督学政，续辑《两浙[?]轩录》，先君子及许丈皆助搜采，以此本寄学士。凡《[?]轩续录》录我郡诗，有采及“石濂山房诗话”者，皆自此本出。旋亦为张丈校定，丹墨备具，与第一本略同。其一为朱竹石丈志慕斋钞本。兆蕃昔为朱丈从事，未尝言有此本，去年骏侯始以相假对勘，盖从许本钞出，当时亦议付刻而未就——骏侯，朱丈孙也。去年辛亥[宣统三年，1911]初夏，劳玉初丈^{[2]1b}为江宁提学使，兆蕃亦客金陵；葛君词蔚先已发议刻是书，遍告郡人募资，至金陵乞劳丈主其事，乃属兆蕃以胡氏原稿与许、朱二副本参校，稍稍厘正。原稿中，有明人已入沈先生书而复收者，周拱辰、高道素、项佩凡三家；有本书自相复者，朱鼎铉、陈思光、濮光孝凡三家，今皆删去。有录无诗，为张丈校补者，丁允淦、黄凯钧、郑湘屈、何焕、徐贞、孙湘畹凡六家；但补诗话者，冯广誉、朱衣珍凡二家。原稿已收复删、今仍增入者，马棻、施菡江、李元绣凡三家。又以闺秀一卷诗最多，析为二，次为四十卷。得诗一千九百廿一家，写定清本。劳丈又延缪君书屏佐校讎。怀宁李道义有书铺在江宁，曰“宜春阁”。劳^{[2]2a}丈昇承斯役，期以来年六月毕工。时海内已多故，民烦政急，劳丈典学校，簿书期会至繁重；顾兆蕃以勘本乞审定，未尝不反覆商榷，祈得当。一日语次，丈言少时随宦过镇江，江流尚绕金山麓，登山必以舟；今来复过，忽忆前游，得一诗，举以相示。兆蕃辄谓陵谷迁变不常，安知他日不复见江流绕麓如丈昔游时？丈大笑，因顾而唱：“今兹八月，我将诣辇下，参资政院议，当以明年复来。然仕宦不自由。子客此，亦几能待？此书成否，都不可知。”相慨叹久之。岂意今日书垂成，而世事已大异。丈行遁釜麓，兆蕃屏居乡里，遥遥天末；偶一得消息，欲求如去年执卷相问对，邈焉何可复期？

乃喻江山有形，运^{[2]2b}会无朕，所谓迁变而不可知者，固在此不在彼也。去年秋冬间，李道义尝再就兆蕃谋求所以竟其事者。今年春，道义病歿。其妇陈，吞指环以殉。兆蕃书抵劳丈，乞以诗旌之。会丈为此书作序，邮筒相往复，书屏亦来告汗青有日。乃备举传钞勘定始末，凡丈序中所未言者拉杂记于后。高丈抡元、葛丈金娘、张丈宪和、朱丈之榛，皆平湖人。词蔚为葛丈季子，名嗣澎。许丈仁沐，海宁人，尝为平湖校官。缪君九畴，江阴人，艺风先生从子，始终任校讎于此书，劳最多。壬子[民国元年，1912]八月，秀州金兆蕃记。^{[2]3a}

参考文献:

[1]沈季友. 携李诗系[G]//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: 第185册. 北京: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 2016.

[2]胡昌基. 续携李诗系[M]. 刻本. 1911(宣统三年辛亥).

[3]朱彝尊. 曝书亭全集[M].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9:948.

[4]陆奎勋. 陆堂文集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 集部第270册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97:654-655.

[5]永瑢, 永璣, 永理, 等. 四库全书总目: 下册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:1732.

[6]胡玉缙.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: 下册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2:1643.

[7]杨武泉. 四库全书总目辨误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:278-279.

[8]法式善. 陶庐杂录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9:81-82.

[9]钱仲联. 沈曾植海日楼佚序: 上[J]. 文献, 1990(3):180-182.